



品味玉环

叶青

我在玉环生活了三十多年，又与它分别了二十年，最能撩起我相思的是故乡的鲜。

玉环位于浙江东南沿海，山海间烟波浩渺，岛礁棋布，被誉为“东海蓬莱”。玉环的东海带鱼和东海鳗鱼更是声名远播。北上暖流与陆上沿岸水系交汇于玉环披山洋，披山洋因此有鱼仓之名，丰富的海鲜水产每每令食客赞叹。

我敬业的外公，是“延绳钓”海洋捕捞技艺的好手。每年冬至前后，带鱼在披山洋洋海域聚集。此时钓上来的带鱼鳞鳞白雪、寒光闪闪、肉肥脂厚，是东海带鱼中的极品。过去，交通落后，渔民从锚船的吞口回家常需要翻山越岭两三个小时。但不管靠岸多晚，外公都会从鱼舱里选出刚捕的带鱼，挑在扁担上，狂奔回家。他喊我的小名叫开门，进屋后，急切地对我外婆说：“鱼很鲜，赶紧煮来吃。”外婆便在深更半夜，用两条锃光瓦亮的带鱼给一家八口人做上一顿带鱼面汤。对我来说，世上真的没有比它更鲜的味道了。我至今仍难忘面汤入口时唇舌间板栗般甜糯的回味。这也是我家乡海鲜的特质，除了鲜，还有特殊的甜。

为亲情狂奔回家的何止我的外公！家乡的渔民出海作业，勇敢坚毅，哪怕乌云压顶，风雨欲来，也不愿收工。他们搭筏、投钩，向海夺食，与惊涛骇浪比速度，每每遭遇险境又化险为夷。因此，家乡人满怀敬意地把他们称为闯海人。闯海人把与海搏击得来的鲜货，用最快速度带上岸，最平常的煮煮也可以做出人间至味。这些烙在我少年时的记忆，是蛰伏在我内心深处的绵绵乡愁。

家乡人自信豁达、敢于“尝鲜”，在机遇面前付诸“爱拼才会赢”的积极行动。当改革开放拉开帷幕，不少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”的乡人，怀揣致富的梦想，背上行囊，不畏辛劳，如执着而坚毅的淘金者，奔赴东西南北。

玉环民间流传着“一只梭子蟹撬开致富之门”的故事。梭子蟹是家乡海鲜的杰出代表，那扑鼻而来的鲜香、雪白饱满的蒜瓣肉，令最资深的食客也难以抗拒。外出闯荡的家乡人，会带几只干蒸梭子蟹，以解长时间坐绿皮火车的空寂。他们天性爽朗，爱与同车厢的人攀谈，若言语投机，饭点时就取出糟烧，递过梭子蟹，一起临窗品茗。那时，内陆人大多没吃过梭子蟹，一尝便赞叹不已。于是彼此相见恨晚，互留联系方式。其时，玉环人正潜精研思，从螺丝配件做起，开展轴承、离合器、制动和减震配件等产品的生产。火车上由梭子蟹结下的一餐之缘，竟在几经兜转后变成供销商机，不少人因此发家致富。

我曾以为，这个故事未必确有其事。人们只是以这真真假假的轶事讲述玉环人的热情慷慨、乐于分享罢了。但当我将这段故事写出来发表后，老家的不少人

纷纷留言“认账”：“我就是当年带着梭子蟹一路向北，从此开启汽摩配产业‘淘金’之旅。”他们的留言让我兴奋和激动。我的乡亲们坚定迈进的身影，骤然浮现在我眼前。如今，玉环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，带着“中国阀门之都”的名号，“玉环智造”正走向未来。

家乡求变的步伐没有停止过。回想我七岁那年的暑假，曾陪着母亲从玉环坎门到北边的楚门进修学习。那时，玉环本岛还“孤悬于海”，到楚门先要乘公共汽车翻山越岭个把小时才到漩门湾，再战战兢兢被拉上轮渡船。轮渡船在海峡上颠簸，浪涛汹涌，令人心惊胆战。如今一座座大桥横跨在漩门海峡上，坎门到楚门只在眨眼间。伴随着跨海大桥、高速公路带来的便捷，节假日游客涌进漩门看渔村风情、访渔渔渔、品海鲜美食。

我家“渔三代”的侄儿们，如今乘着可抗七八级风浪的钢铁船出海进行渔业作业。他们在茫茫大海上与我通话，兴奋地向我介绍鱼舱里鲜活的蟹虾鱼贝，以及船上的全自动生产流水线。原来，家乡坎门渔民把一艘加工母船和六艘辅助子船组成“联合船队”。众多渔船网上的鲜虾，通过驳船直接进入母船冷库，虾干生产线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鲜虾的清洗、蒸煮、烘干、去壳等工序。侄儿们守着“海上工厂”，让我直接“点单”，待母船配置的子船返回港口，就可以发出快递。风从海上来，也带来了鲜美的海味，科技的力量让远在他乡的我也能品尝到家乡十足的鲜。

如今，玉环市静卧于山海的怀抱中，处处可见生机勃勃的山海景。我也不断以我的笔，书写对家乡岁月的记忆、历史的回望，带人们品味故乡的美食和美食背后的故事。故事中有类共通的温情，有包容共生的和谐，有我乡人勇立潮头的力量。

家，我们猛然发现，这不就是一件生动而鲜明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吗？

后来，因地理位置和交通的局限，醴陵陶瓷产业逐步转移，燃烧了数千年的窑火也渐渐沉寂。所幸，我们在古窑址展览馆了解到，浏山最为古老的八大土瓷厂中，已有后人继承祖辈事业，成立了陶瓷贸易公司，后来又回醴陵办厂，建设家乡。由此可见，浏山的窑火并没有熄灭，已在无声中蔓延到其他地方。

从古窑址出来，我们原路返回，遇见一位八旬老人站在古窑门前，正用那略显瘦削的手，在刻着“醴陵窑—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几个字的黑色石碑上轻轻擦拭着。老人那张满是褶皱的脸上泛着红光：“擗土成坯，火中取宝。这种泥与火的精神，传承了几千年。如今，就看年轻人的了。”

窑火的光彩依然夺目。老人的眼神，此刻竟是如此明亮，仿佛两团未熄的窑火，明晃晃，亮堂堂。



烟雨龙虎山

朱千金

没时间静下心来慢慢体会。

今年，我第三次来到龙虎山，赶上了淅淅沥沥的春雨。雨雾浸润过山，湿润过河，也将一种舒缓、静谧、悠远和神秘的气息刻入记忆。

位于江西鹰潭的龙虎山，有着典型的丹霞地貌。一条明净的泸溪河，玉带般串起沿岸的山峰。天气乍暖还寒，又不是周末，泸溪河上只有两只竹筏轻轻漂荡，船工的竹篙不紧不慢地探向水中，在鹅卵石上碰撞出清脆的回响。

河水缓缓流淌，风一吹便泛起粼粼波光，远远望去像是静默不动，似乎它们也被丹山碧水的意境迷住，忘了自己接下来要奔流到何方。远处山湾飘出一只竹筏，独自一人，撑篙的人头戴黄斗笠，身穿蓝雨衣，轻盈灵动。我以为是附近的村民出来捞鱼，听说长在石隙间的泸溪鱼味道特别鲜美。当地的朋友告诉我，为了保护生态，泸溪河早就不让打鱼了。竹筏上的环卫工人，他们每天都会在河面上打捞游客遗落的矿泉水瓶、食品包装袋等。

河畔，苍黄色野草不紧不慢地吸吮着雨水，颜色越来越鲜嫩。从仙人城乘坐天梯到达山顶后，远眺泸溪河及岸边峰林波浪般向前翻涌，山体被雨水浸湿后，颜色由红褐色转为深沉的黑褐色，像油画色彩一样丰富厚重。

这次来龙虎山，我已做过功课，知道丹霞地貌也是在不断发育演变的。著名的“中国丹霞”世界遗产就是由湖南崀山、广东丹霞山、福建泰宁、贵州赤水、江西龙虎山和浙江缙云山六个丹霞地貌捆绑申报成功。它们覆盖了丹霞地貌从青年期到老年期的演化进程。龙虎山属于丹霞地貌的老年早期，它不似青年期的赤水丹霞颜色鲜亮，也不似壮年期的崀山丹霞起伏剧烈。经过上亿年的时光打磨，龙虎山的丹霞峰林已经较为疏散，逐渐独立的山峰

点缀在河流两岸，勾勒出老年早期丹霞地貌的轮廓。

这些我年少时看不上的、大石头般的山包，从那么遥远的时间深处走来，也曾陡峭，也曾鲜衣怒马。如今，它们像看尽世事沧桑的老者，将多少故事深藏在沉默里。《水浒传》开篇就写到龙虎山：千峰竞秀，万壑争流。瀑布斜飞，藤萝倒挂。虎啸时风生谷口，猿啼时月坠山腰。恰似青黛染成干块玉，碧纱笼罩万堆烟……想来作者施耐庵是懂得龙虎山的，他既懂龙虎山的山水之美，也懂龙虎山的内涵精髓。而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，才有些读懂了“龙虎天下绝”这句话。

泸溪河畔有一个神奇的小村名叫“无蚊村”，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据说数千年来村里都没有出现过蚊子。坊间流传，当年天师借母路过此地，见母亲被蚊子叮咬，便用法扇一扇，让蚊子不见踪影。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传说，村里没有蚊子的原因其实另有说法。一说是因为村后山上有许多蝙蝠洞，一说是村里和周边山上种了很多樟树和桉树，树木散发的气味把蚊子赶跑了。还有一种解释是村里的房屋依山而建，错落有致，排水系统特别好，村里没有积水，蚊子没有滋生的条件。但标准答案是什么，谁也不说不准。

我在泸溪河的竹筏上透过雨丝远远张望，无蚊村在一片氤氲中若隐若现，不知是雨雾还是炊烟。河岸边，一排板栗树还在深褐色里等待返青，我却仿佛闻到了天师板栗烧鸡的香味。

无论是在无蚊村还是在在上清古镇，几乎所有餐馆的菜单显著位置推荐的都是这道美食。龙虎山有着十分适合板栗生长的自然条件，所产天师板栗粒大、肉嫩、粉糯。用板栗烧当地的土鸡，浸过鸡汤的板栗更加香甜，融入了板栗味的鸡肉更加细腻。

上清豆腐也是龙虎山的特色美食。这里水质好，加上传统手艺十分地道，豆腐白、嫩、香、滑，无论是煎、炸、煮、炖、凉拌都清香鲜美、风味十足。有两种做法我特别喜欢。一种是清蒸豆腐，大块的豆腐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大圆盘里，吃的时候最好用勺子舀起，才不会破坏它的形状，柔滑润喉的口感令人垂涎。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街边小吃店的油煎豆腐。把豆腐在平底锅里用热油煎至两面金黄，撒上胡椒辣椒，起锅后根据客人的口味添加葱花或香菜，装进打包盒，用细细的竹签串着吃。一口咬下去，外脆里嫩，鲜辣香滑，回味无穷。

从泸溪河乘竹筏到桃花洲登岸，对面仙水岩的悬崖峭壁上，便可看到著名而神秘的崖墓，至今仍留给世人几多难解的谜团。悬崖之下，几只竹筏鱼贯而出，每只筏上都是一位渔民和两三只鸬鹚。渔民用竹篙击水或通过身体的晃动，督促鸬鹚下河捕鱼，原本平静的河面一下就水花四溅，热闹起来。可是鸬鹚并未捕得鱼来，它们在水中嬉戏，或是听从主人的示意，站在竹篙的一端由主人高高挑起，再扑扇着翅膀飞下。一位渔民从鱼篓里拿出一条小鱼往河中抛去，鸬鹚快速衔起，飞到渔夫身旁。渔夫抓起鸬鹚，将其喉咙里的鱼挤出来，这便算是完成了整套的表演。

生活在龙虎山的先民临水而居，捕鱼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方式。随着现代生态旅游的发展，龙虎山下的一些渔民从捕鱼者变成了演员，鸬鹚也由“体力劳动者”变成了“演艺明星”，不管它们是否能捕到鱼，都有无数相机手机对着它们拍照。

离开龙虎山时，泸溪河上的烟雨还未散去，烟雨中的一些谜也没有解开。祖先的智慧让一代又一代人一次次仰望，也让一批又一批的游客带着满脑子好奇从天南海北赶来。



▲水彩画《漓江之晨》，作者张漾兮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浏山访瓷

张毅

雨给醴陵蒙上了一层天青色的淡雅轻纱。我与三五好友前往浏山古窑，探访醴陵陶瓷的悠悠古韵。

进入浏山小镇，一路依山傍水。在朦胧的山水间，我们几人仿佛穿行在一幅沉淀千年的古画中：那隐约的几笔浅灰，是画家给我们涂抹的天空颜色；厚重的笔调，是远处如青如黛的静谧深山；那白桦纸面上皱着的几条浅纹，是清风在望仙桥水库荡起的涟漪。

山路依着水库，我们绕行半周，来到一处写着“浏山洞天”的路牌，路牌的一侧是通往群山深处的小道。小道一车见宽，路旁的仿木制栏杆和小路的接触处，有心人特意镶嵌了一些陶瓷碎片。这些碎片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，远远望去，仿佛一条瓷路正引着我们，直往大山深处、时空深处。

我们沿着瓷路向群山进发，一路弯弯绕绕。路的另一边是清幽的溪流，我们向上，溪流向下。树上偶尔飘落的黄叶，像是我们对溪流的问候。溪流偶尔泛起的波澜，便是它与我们的唱和了。

几经曲回，转过一个山坳，便豁然开朗。我们倚着路旁的灰白古塔，向浏山古窑址眺望。一座平层古院落栖

息在群山之间，是那样的安详，那样的悠然，宛如一位历经千年沧桑的老人，静静地倚卧在群山怀抱中，等待我们去问询、去品读。那黄色的土墙、青色的瓦顶，还有从院落中冒出来的三五株古树，与四周的民居和苍茫群山相映成趣，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。

古窑址的院落不大不小，有采砂的泥坑，有和泥的案房，有制坯的作坊，有晾晒的坪场，还有一个依地势建成的长长的土窑。当我们走近古窑址，推开那扇等待千年的黑色木门，便走进了那段厚重的历史。

湖南醴陵素有“瓷城”之称。善于开拓创新的醴陵人民燃起的窑火，一烧就延绵了数千年。陶瓷这个东方艺术的瑰宝，就着千年窑火在这里烧制出了不同的时代色彩：五代、宋元、明清；青瓷、白瓷、青花……

绽放的梨花

李汀

春风拂面，梨花仿佛一夜绽放，满村弥漫着淡淡的梨花香。梨花摇曳处，几位老人在梨花丛里给花授粉，一手拿细竹签，一手拿花粉瓶。阳光下蜜蜂舞动，梨花颤动，好一派生机盎然。

我问：“老人家，辛苦吗？”老人从花丛里探出头笑呵呵地说：“授粉是轻松活儿，你没见老陈干的大家伙呢。”

老陈是谁？干啥大家伙呢？老人几步从梨花丛里跨出来，头发上还飘着两三瓣梨花：“走，去看嘛。”来到一处老院子墙壁边，老人指着站在墙壁钢管架上正在忙碌的另一位老人说：“这就是老陈，搞水泥画的，干的大家伙嘛。”

只见钢管架子上的老人一会儿弯腰，一会儿在墙上比划。我担心地问：“您好大年纪了？注意安全哦。”老人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八十了，干习惯了，安全着呢。”

“八十了，还干这个呀？”我还是有些担心。老人直起腰，回转身子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八十咋了？这我都干四十年了。”

只见老陈先是在墙面上用铅笔勾勒出一棵树，又在树下添上几间茅草屋。我问：“这是画什么呢？”老人依然笑眯眯地说：“画迎客松呢。这家的主人选好了日子要结婚了，送点什么呢？就想着还是送他一幅水泥画。迎客是迎，迎新娘子也是迎，祝福婚姻像迎客松一样长青不老。”

说话间，只见老陈把草图改了一遍又一遍，已经可以看见迎客松的雏形了。他手上没停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涂在墙上的东西，不敢马虎，要精益求精呢。”我夸奖道：“已经很好了。”老陈说：“这手上的功夫，自己心里清楚，要过得了自己这一关。”

眼看草图已经打好，老陈把混合好的水泥砂浆，沿着墙上草图的线条开始一层层往上堆砌。树根处用抹刀一边涂抹，一边用刀尖抹出细致的根部纹络。在涂抹松树树叶时，为了防止水泥脱落，老陈又在墙上钉上钉子，将堆砌好的块状水泥，用小抹刀一点点雕刻出茂盛的枝叶形状。抹刀在一堵墙上来回舞动，叮当作响。刀到，知深浅；刀到，景致出。水泥砂浆在他手里像是有了生命一样，一会儿变成满枝活灵活现的树叶，一会儿变成栩栩如生的蜿蜒树根。仿佛那水泥砂浆就是一砚浓墨，老陈是在用这浓墨泼绘。一会儿，一棵松树的古老坚韧气息和生机勃勃的生命力，便淋

